



# 告别

华容县第一中学 郭思瑶

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六月夜晚。弯月正悬挂在窗外巧克力色的天空中,夏夜晚风轻轻吹过安静的教室。

“至此,我们高中的英语课程就全部结束了。”讲完最后一道题目,我放下手中的试卷,望着台下的同学,略带笑意。

我猜想他们会发出如释重负的感叹,像往常一般,笑容明亮而狡黠地回应,终于上完了。而我将予以肯定,是呀,终于熬到头了。

风中,栀子树高高大大的枝叶摇晃着,同学们的眼里闪过一些阴影。教室里很安静。夏蝉的叫声逐渐隐匿在浓稠的栀子花香里。

我有些手足无措,准备说两句话缓解气氛。可刚对上他们虔诚的眼睛,台下的同学们就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。

掌声越来越热烈。我笑着示意他们可以放下手了,掌声却经久不停。

这掌声搅乱了我的心绪。为了转移注意力,我按捺着体内翻涌的情绪,侧身看向窗外。

窗外是山影。连绵的夜色连接着起伏的山丘,像一辆巨大陈旧的火车。这辆踽踽独行的火车承载着命运,在幽

暗静谧的隧道中探索行进,不知明天通向哪里。

离开了象牙塔的学生,会去往哪里?世界会对他们温柔以待吗?

沉重的心情被轻快的铃声打破。下晚自习了,学生收拾好书包,向往常一般同我告别。

但我没有同往常一般追随他们而去。我站在窗边,看着学生一个个离去,看着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,直到完全和夜色融于一体。

雄鹰本就属于天空。我又望了望这间教室。这一座老巢,负承载着多少风雨和荣耀。我关上灯,摸向它暗沉的砖,皲裂的墙皮,同它轻声告别。

走出教学楼,我看到主席台的大树前站着一个熟悉的身影。

走近一看,是我的学生。

这是一个我教了三年的学生。高一进校只有一米五几,容易脸红的他,已经出落成一个身高一米八,举止得体的男子汉。

“怎么还不回家?”我上前问道。他听出我的声音,回头寻我,解释道“刚买了点夜宵回来”。怕我不信,他

拍了拍鼓起的书包,嘿嘿一笑。

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,“还在长身体”。

学生有些拘谨地摸摸头。接着,他转过身,温柔地摸了摸眼前的大树。

“这是陪伴了我三年的大树。为我遮风挡雨,倾听我的秘密的大树。我很感谢它。”

“如果它能说话,它一定会说,我很荣幸这样做。”我肯定道。

“老师,这样漂亮的大树,把年华留在校园里,只为我们所用,是不是太浪费了?”

我看向眼前的大树。它的枝干粗壮,底盘坚固,树冠像炸开的火烧云一样绵长。

我回应道,“如同萤火一般有一份热就发一份光,树木有一顶冠,就为脚下的土壤投洒一片阴凉。只要认真生长,潜心付出,在哪都是无价。”

学生露出豁然开朗的笑容。“老师,我回去学习了。”

我点点头,目送他的身影再一次消失在夜空中。这一次,雄鹰可以安心从树上展翅起飞,继而飞高飞远,无需留恋回头。

忆情

## 那年中考季

□ 吴嘉

岁月如流水,又是一年中考季。

我的初中母校,离家乡六里多远。我是住校生,每周六下午放学后步行回家,帮母亲做些农活。周日下午,换上干净衣服,用军用书包装几斤大米和一瓶炒熟的菜回学校。

夏季学校经常停电,每个同学都自备自制的小煤油灯。一个空墨水瓶或其他什么瓶,再往瓶盖上戳个小孔,灯芯穿进去留一小截在上面,往瓶里倒一点煤油,就是一盏煤油灯。为了节省,我总把灯芯留得很短。有时窗外吹来一丝风,灯火便吹得东倒西歪,甚而一晃而灭。我只好拿纸对折,挡在小煤油灯旁。就着这星星之火,学习至夜深。

那时的初三,我们不刷题。只须把书本上的知识融会贯通,该记记,该背背,该做做,该练练,懂了个百分之八九十,就是优秀的学生。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,也就是现在的课代表。每天负责收集同学的作业和帮老师分发考试试卷。

为了多一点时间读书,我们总是五点前就起床,刷牙洗脸。回教室开灯读一二小时的书,早饭的铃声就响了。大家从各个教室涌出,三三两两到食堂的架子蒸屉里找自己的铝饭盒。米饭是学生自己前一天晚上淘过米加水后放在蒸屉里,统一由学校的厨师傅蒸熟的。住宿生带的菜大同小异。不是炒黄豆,就是萝卜干,要不炒鸡蛋、荷包蛋,很少有人带肉。大家聚在一起吃,你尝我的,我吃你的,清苦的学生生活也变得有滋有味。

那年中考是从六月十三号到十五号,考场设在离家乡一里远的中学。因为离家近,下午考完我便和好友小丽回家睡。母亲每天早上为我俩每人煮一份双蛋黄面条,寓意我们每门考一百分。考完试,我在家里闷头大睡了一天。母亲忙着做农活很辛苦,却不忍心叫醒我,让我帮忙。我知道母亲希望我出人头地。

当我拿着高中录取通知书给母亲看时,她笑了,嘴都合不拢。吃晚饭的时候,母亲又往我碗里埋了一个鸡蛋。

诗吧

## 宽阔(外一首)

湖南省作协会员 章仙踪

那幅宽阔的、一眼望不到边的布景。夕光荡漾,谁的小舟已匆匆远去。我这时看见

南方天空的蓝,宽阔而慈悲那是永远无可抵达的远方美丽陷阱充满了诱惑

水面何其宽阔,谁在扑打水花有时水上有荷叶、菱角、鸡头莲有时,只有嫂子捶衣的影子

啊,热锅之外,宽阔的灶台奔赴前程的红色小蚂蚁一路铺陈多少渺茫和怜悯

温润的皮肤,铁色的脊梁空阔、无所不容的大舞台一个少年,微尘一般的心随风飘扬

## 飞翔

冬夜。通红的炭火堆前父亲自制的吹火筒发出被黏液卡住的含混声响

火堆里有时会煨一只红薯由红色到黑色,析出糖父亲的手,掏出一团夜的糯软

有时“啪”的一声火堆里飞起一只花脚蚊子一只蝴蝶,一颗流星

花脚蚊子给我带回一包血蝴蝶带走我的一个梦流星是父亲身影,后来消失在茫茫夜空

## 童趣



印象

方华/摄



生活

## 油桐花又开

石门县第一中学 覃若彬

前不久回老家,在路边茂密的树林中,一树开得正旺的油桐花拽住了我的目光:白色的花瓣裹着红色的花心,一束束,一簇簇,迎风摇曳。眼前的花事瞬间把我的记忆拉回到儿时大集体时代。

小时候,老家所在地不叫村、组,那时称村为“大队”,称组为“生产队”。记得当年都是过集体生活,大家按照生产队的统一规划,安排农事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整个王家峪漫山遍野都是种的油桐树,没有油桐遮盖的地方就种红薯、马铃薯、玉米、黄豆、高粱等作物。大人在地里干活时,我们这些小同伴就在油桐树上攀上爬下,玩得不亦乐乎。油桐树成了我儿时的风景,也成了我一生一世的永久记忆。

“油桐开花泡谷种”。这句农谚我

从小就听大人讲过。每年春末夏初,漫山遍野的油桐树未叶先花,灿然开放,给寂静的山村带来生机和活力,同时也用美丽的花事提醒农人莫误农时。我认为,油桐花海绝不输于现在的观赏桃花,“五月雪”的美称让油桐花在花的排行榜上傲占了一席之地。

油桐花谢之后,新叶就会窜出来,尤其是幼树的叶子又大又嫩。农人下地劳作,离家较远,不便带茶水,人们就会摘一片桐叶卷成喇叭形状,用它舀山泉水解渴。若遇到红熟了的“梦儿”或“空心泡”,人们也会用桐叶包了带回家给小孩吃,那是小时候孩子们最开心的事!

油桐不光花好看,而且全身都是宝。油桐花味甘、微辛、性寒,具有治疗烫伤的作用。而桐油为油漆、印刷

油墨的优良原料,树皮可制胶,果壳可制活性炭……

解放前,石门西北山区靠读书走出去的人才较多,主要得益于山区产油桐,桐油销量好,给山民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实惠。很多农家子弟就是在桐油的支撑下,完成了学业,最终走出大山,迈上了辉煌的人生之路。

如今科技日新月异,很多工业原料已经取代了桐油的作用,随之而来的便是油桐树的消亡。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,各家各户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。责任山上的油桐树有的被砍来搭棚,更多的成了柴薪,几年光景,油桐树所剩无几,只在山林中偶尔见到它的身影。

油桐,连同那个时代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……

